

• 学术论坛 •

浅论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 与创立统一的世界新医学

中山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室 侯 灿

目前有一种主张,把中西医结合与中医现代化区别开,认为前者只不过是“用目前西医、中医各自所长,综合对病人施治;后者才是医学的大提高、大发展。”⁽¹⁾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创立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是个错误的口号,不该作为中西医结合的奋斗目标。⁽²⁾我认为值得商榷。

什么是中西医结合

一种理解是,中药加西药,吃到病人肚里结合,就叫中西医结合。如果说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中西医结合,那我们就退回到早期“中西医汇通”派“阿斯匹林加白虎汤”的时代。事实上正如有同志指出的,建国30多年来中西医结合比之当年的“衷中参西”已有质的变化,有很大进步。⁽³⁾由于中、西医是两个发展历史背景不同,研究方法学不同,理论概念术语含义不同的体系,在未找到两者共同的现代科学基础和共同的语言之前,这种结合未免带有盲目性。当然,这样的结合方式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初级方式,可以作为供证伪用的“试错法”(试探——除错法 trial and error)⁽⁴⁾来使用。

另一种理解是,“以西医为主,以西医来解释中医,改造中医,代替中医……以西医药学的观点、标准来衡量、检验和要求中医学”⁽⁵⁾或“以西医理论为基础,运用解剖学、生理学……的研究方法,来认识、整理、汲取中医的经验。凡不悖西医原理者,则对号入座……”⁽⁶⁾这种理解笼统提“以西医为主”,实际上以西医为“法官”来“裁判”中医,显然不妥当。因为西医不能代表全部真理,西医目前远远未穷尽人体及其疾病的全部真象,把相对真理当成绝对真理套用于中医,就有可能把中医长处当成短处而丢掉,而我们中西医结合的目的之一,正是为了扬中医之长避西医之短。⁽⁷⁾当然,用西医之长来克服中医之短(例如某些方面的笼统性、表面直观性)也不是坏事;能用西医中合乎科学的理论概念来解释中医,给它赋以现代科学内容,使它能被现代科学所理解和接受,成为现代科学知识宝库中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也是大好事,因此

也不应笼统予以否定。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要用不合乎或不太合乎科学的标准轻易否定中医,反之亦然。

再一种理解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包括现代医学方法)整理研究祖国医学,将其精华发扬光大,并与现代医学融会贯通,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或学派)。这种理解强调现代科学方法、精华和融会贯通,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科学方法?什么是中西医各自的精华?如何融会贯通?在什么基础上贯通?

现代科学方法从总体上可概括为三种:还原论方法(reductionistic approach),构成论方法(compositionistic approach)和进化论方法。还原论方法是近代自然科学包括西医学16—18世纪以来惯用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也为现代西医“辩证层次”人体观⁽⁸⁾的创立,提供了精确了解机体多层次生命物质细节的条件。构成论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论等方法)是在分析基础上进行辩证综合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现代医学中促进了“人体是辩证综合的生命物质层次体系”人体观及疾病观的创立。中医用以创立自己独特的“天人合一”、大小宇宙的人体观疾病观(实质上也是辩证层次人体观)的“不打开黑箱”的方法,也是一种构成论的方法。⁽⁹⁾进化论方法是历史地研究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方法。

从研究方法学角度看,中医的精华主要在于用构成论和进化论方法所认识的整体规律性(如“证”及其发展变化规律性)以及整体支配下的某些局部规律性(如循经取穴规律性)的知识及相应建立的系统论人体观疾病观;西医的精华目前主要在于几个世纪来用还原论方法精确揭示的某些局部规律性,以及近年开始的用构成论进化论方法揭示的某些比较确定的整体规律性知识及其相应的辩证层次人体观疾病观。看来这应是中西医融会贯通的着眼点。

中西医要融会贯通,先得有套共同语言,这套语言应以现代科学语言为基础,而以中医理论概念术语作为新词汇不断丰富充实。现代科学语言随着认识的不断发展,可以不断出现新词(例如胃切除术开展以

前没有,开展后就有“倾倒综合征”的新词;随着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的进展,出现了室理论,“室”compartiment 就是一个新词),中医理论概念被用现代科学方法阐明后,也完全可以作为新词汇汇总到现代科学语言中去。例如按中医理论“肺与大肠相表里”用“通腑法”治疗早期休克肺可使其好转、稳定⁽¹⁰⁾,经过现代科学方法阐明其病理生理机制及疗效机制,确切揭示中医“肺”、“大肠”、“表里”、“通腑”等概念的科学内容(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一项重要任务),“肺与大肠相表里”的这个理论概念就仍可用中医的原来术语来表述,但这些术语已有了现代科学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内容。当然这可能是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但应作为中西医融会贯通的奋斗目标之一,因为找不出这种共同语言,就谈不上什么融会贯通。沿用中医“以经解经”的方式,中西医就无法融会贯通,无法统一。

除了语言,中西医结合还必须有共同的科学基础。这些基础应是确切的科学事实和确切的、合乎科学的理论知识(包括科学概念)。例如针刺“得气穴为定”“气至而有效”(《灵枢》)中的“得气”“气至”“穴”提供的都是事实;针灸得气的“气”是“水谷之悍气”,其特征是“慄疾滑利”,提供的是中医理论。如果用现代科学方法能提供新的事实:穴位存在着肌梭、游离神经末梢、环层小体、关节感受器、神经丛……;肌梭中有Ⅳ类纤维分布、静注适量箭毒后穴位肌电消失……从而得出穴位肌电是梭内肌发放、传入针感是分布于梭内肌中的Ⅳ类纤维,二者共同构成针感感受器的理论,⁽¹¹⁾从而解释“得气”与深部感受器受刺激冲动(信息)沿不同神经纤维传入中枢有关。以上事实都比原来中医提供的更确切具体,引伸出来的理论也更确切具体,这样的事实和理论就可作中西医结合的共同基础。

现代生物数学中有一种叫做“概念拟合”(concept fitting),就是将生物医学中的一些概念与其他学科的概念“对号入座”,以便进行类比研究,例如把人体看作“系统”,就是将生物的“人”与系统论中的“系统”进行“对号”类比,从而可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方法来研究人体。把中医“八纲”看作是机体对致病动因八种典型(基本的,有代表性的)反应状态(即病态系统的“状态”)的概括,把“脾”“肾”等看作是中医独特的对人体器官功能进行系统分析综合后建立的一些“概念单元”(conceptual entity)⁽⁹⁾都是一种“概念拟合”方式,看来也可作为中西医结合寻找共同基础的一种方法。

总而言之,中西医结合应该首先在理论体系(包

括人体观,疾病观和预防、诊断、治疗疾病基本原则)上的结合,然后才是具体防治、诊断措施上的结合。现代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应包括而不排斥现代西医所达到的最先进的科学理论认识和实践水平的内容和方法(它是摒弃现代西医中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的东西);应包括经过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基础的方法验证和发扬光大的中医内容和方法,而最终目标应是综合和发展各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精华而创立统一的世界新医学,在世界医学史中实现一项重大变革。

中西医结合与中医现代化

近代史研究表明,中西医汇通(结合)是近代中医学学术发展的主导思想,汇通派代表着近代中医界,坚决反对中西医汇通的是“废止中医”派。⁽¹²⁾可现在却出现主张“中医现代化”而坚决反对中西医结合的同志。认为“坏就坏在中西医结合上,中西医结合一点,中医就被消灭一点;结合越多,消灭越多;全部结合,全部消灭。”⁽¹³⁾还有同志认为,如果一定要用中西医结合来人为地限制中医学,这是违反科学规律的。⁽⁵⁾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如果这不是由于部分西学中人员用所谓的西医标准不恰当地过多或过早否定中医,引起反感,那就是这些同志对现代西医方法也包括有(而且主要是)现代科学方法的认识不足,或对“西医标准”也包括有合乎现代科学标准的认识不足。这些同志强调中医学“应该吸收当代最新的科学知识来武装自己”,应该搞“多学科”“多侧面”,这是完全正确和必需的,但为什么对早已用当代最新的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进行了“多学科”“多侧面”研究的西医却偏偏不屑一顾呢?他们提出的“中医现代化”的概念含义与戴钟秀等同志1979年提出的有所不同,后者有两个“包括”,即“对中医现代化的理解是: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武装中医、发展中医;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中医、阐明中医。”⁽¹⁴⁾这样的现代化正是中西医结合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样的现代化与中西医结合毫无矛盾,它们互相包含不可分割。它不仅是中西医结合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是有用包括西医合乎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在内的现代科学知识方法研究、阐明和发展中医,中西医之间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共同语言和科学基础。才能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现代化与现代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是一回事。而主张两者区别开来的同志,实际上是主张中、西医分

道扬镳，因为他们认定中西医结合“限制”了中医学，与中医学势不两立，他们主张的中医现代化实际上是撇开现代西医科学成果的“现代化”。

纵观历史，早期或近代“中西医汇通派”是在当时西医不屑学习中医的情况下被迫学习西医来搞“汇通”的；今天在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大批西医自愿离职学习中医，他们热爱中医，甚至在受歧视、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中西医结合工作，这是来之不易的历史转折，有何理由不加珍惜？况且中医固有所长但也不是没有所短：西医没有穷尽疾病的认识，中医也不能说已经穷尽对疾病的认识，《伤寒论》原序就承认自己“未能尽愈诸病”，该书提及的死证、不治之证、命绝之证共有 26 条，难治之症也有 5 条），为什么不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对疾病的认识呢？过去我们批判西医不屑学习中医是“民族虚无主义”，今天我们排斥中西医结合，撇开西医科学成果，不也是一种“虚无主义”么？

恩格斯说，分析和综合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自然辩证法》）认为排斥中西医结合的“中医现代化”才是“医学的大提高、大发展”，不正是“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么？

创立统一的新医学

当前有的同志反对提“创立中国统一的新医学”的口号。这些同志特别反对提“统一”，认为中医学只是整个医学中的一个学派，那就不应该强调“统一”，因为学派间的矛盾不能用行政手段来强行统一。⁽²⁾用行政手段将中西医强行统一当然应该反对，问题是中、西医存不存在统一的可能性？错误的提法或做法应不应该否定这种统一可能性本身？

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类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和防治

疾病方法的科学，其研究对象相同，而且都能治愈不少疾病。⁽¹⁵⁾另外，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来说是主观的，但就其源泉来说却是客观的。中西医理论概念的源泉是客观人体及其疾病，源泉相同，反映的抽象概念只要是正确的（能治好病就有其正确性），不管采用什么形式，其中必有共同的可以统一的东西。这应是中西医存在统一可能性的理论根据。

在目前时代条件下寻找中、西医间的“统一性原理”，可先从寻找两者的共同语言和共同的科学基础做起，再从相应结果中勾画出一个初步的统一医学理论体系的轮廓⁽¹⁶⁾，提出若干可以沟通两者的基本原理或基本规律的假设（统一性原理的假设），然后通过新的科学实践加以验证和修正，最终有可能找到这种具有统一性的原理来。现代“辩证层次”人体观看来可作为现阶段寻找统一性原理的重要线索。

有的同志反对提“新医学”。其实新与旧是相对的。牛顿力学及重力场论为起端的物理学原来是新的，出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就变成“经典物理学”，经典也叫古典，就是旧的意思。美国病理学家 Stodard 教授去年来华讲学，其题目就叫“创立一门新病理学”（Toward A New Pathology）。我们有数千年历史且沿用至今具有我国特色的中医学，用现代科学方法将其与西医融会贯通，为何不能创立中国的新医学？！当然，中西医结合的最终目标不应局限于创立中国的新医学（或学派），而应着眼于汲取各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精华，创立统一的世界性的新医学，将更有利于调动世界各国有志于此的同道的积极性。

创立统一的新医学绝不是什中药加西药对病人“综合施治”的简单玩艺，而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创造性事业。即使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一定要达到这个奋斗目标。

参 考 文 献

1. 钱学森：转引自吕炳奎：对当前中医工作几个问题的看法。上海中医药杂志（4）：2，1981
2. 艾钢阳等：对“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商榷。医学与哲学（1）：69，1980
3. 陈可冀：转引自：内科病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的现状和展望。中西医结合杂志 1（1）：43，1981
4. 库恩 T.S.（李宝恒等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
5. 吕炳奎：对当前中医工作几个问题的看法。上海中医药杂志（4）：2，1981
6. 林中鹏等：中医现代化在人类生命科学中的地位。上海中医药杂志（7）：37，1981
7. 邓铁涛：同 3
8. 万选才：人体观的演变。医学与哲学（1）：25，1980
9. 侯灿：从现代医学发展的特点和医学方法论看中西医结合。医学与哲学（2）：24，1980
10. 王宝恩：同 3

• 述 评 •

中西医结合的今天和明天

邝 安 堃

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正式成立了，各省市分会也正陆续建立。研究会总会将进一步推动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的向前发展。

当前的大好形势，是来之不易的。解放以来的三十二年中，中西医结合工作时现高潮，时现低潮。以粉碎“四人帮”后而言，近二、三年中，仍有动荡，甚至有“中西医根本不能结合”的论点出现。这次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成立大会，综集全国力量，团结一致，奋勇前进，这确是中西医结合工作中一个新的良好开端。

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首先要掌握中西医两套本领，并且要善于灵活结合。它比单独掌握中医或西医一种专业要多费精神、力量和时间，况且这又是缺乏前人的经验和可借鉴者。因此，这个工作确是比较艰巨的。其关键在于寻找研究的途径，这就需要我们放开眼界。不仅仅在医学界进行探讨，重要的是向非医学界的经验丰富、眼界开阔、学问渊博、热爱祖国和热爱祖国医学的科学家们求教。

中医和西医是两个系统，它们的理论、概念、术语、诊断、治疗方法都有差别。但是，它们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都是研究人在健康时的生理状态如何维持，疾病如何发生、发展，如何调整治疗使之恢复健康，因而这两个系统又完全是可以相互结合的。目前我国中西医结合工作者正在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手段，从神经、内分泌、代谢、免疫、血液、创伤等等许多学科去研究中医阴阳、脏腑的功能实质，中医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气功、针灸等各方面)的作用机理。

解放以来，在全国范围内为发展中西医结合曾做了大量工作。阴阳学说是中医的基本理论，在这个基

本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中，各科都取得了大量成果。经络、针灸、针麻等方面尤为深入。外科急腹症，骨折等方面也取得了中西医结合的显著疗效。在有关脏象学说，脾胃学说，肾的本质等方面都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活血化瘀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应用于心脏、血液、肾脏、外科、骨折、妇产各科，卓有成效。药剂方面也成功地研制出许多单味药和复方药。二十余年来对哮喘、高血压等方面的气功疗法和理论也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取得可喜的成效。

总之，二十余年来，中西医结合工作是大量的，成绩是显著的。最宝贵的，是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取得了临床治疗效果。从临床效果出发，才能上升到医学理论。医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人民解除病痛，挽救生命，保持健康，延年益寿，为人类社会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贡献。这就必须努力不懈地进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实践，以期积累经验，进入机制与理论研究。

展望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前景，当然需要更进一步运用现代生物学各方面学科的进展来探讨中医理论的本质，找出中西医两个系统各方面的共同语言，加深对中医理论的认识，提高中医治疗的效果。另一方面，还要把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和更广阔的科学、技术多个领域结合起来。现代生物学的研究已进入分子水平，在微观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现在正处在一个由微观再转向宏观研究的阶段。而中医对人的健康和疾病的整体观念，以及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尤其是气功、针灸等，都和调节人的整体功能有密切关系，一旦和现代前沿科学结合起来，必将放出异彩，将医学、人体科学的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上接第 8 页)

11. 侯宗濂：体针穴位针感感受器及其传入纤维类别。陕西医药卫生专题资料(一)，1979
12. 赵红军：近代中西医论争史。1981 年中医研究院研究生论文，未发表。
13. 季钟朴：团结起来，为创立新医药学派做贡献。中西医结合杂志 1(1): 1, 1981
14. 钟志伟：中医现代化问题引起专家和领导的重视。上海中医药杂志(2): 5, 1981
15. 季钟朴：我们的认识。医学与哲学(1): 67, 1980
16. 侯灿：创立新医学理论体系初步设想。全国医学辩证法讲习会资料，1979